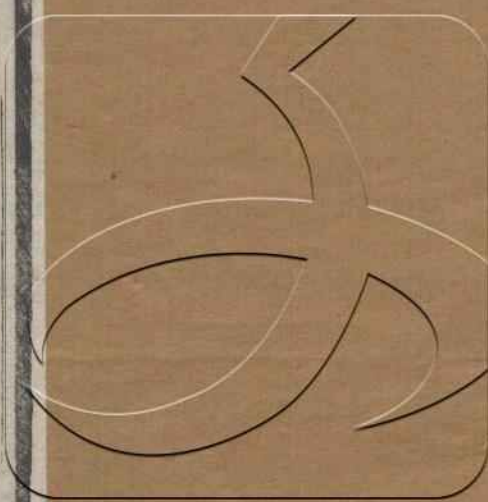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金華書局  
宣統元年  
二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

序跋類八

夏忠靖公集序



儲大文

明夏忠靖公集六卷遺事一冊始刊於常又刊於蘇又刊於  
 其鄉湘陰歲久磨滅邑教諭某君將復刊之而徵序於予予  
 按忠靖公中洪武庚午湖廣鄉試入監授戶部主事晉右侍  
 郎成祖即位遷左侍郎晉尚書仁宗立加太子少傅晉少保  
 其卒也宣宗贈柱國太師公始終任職皆在戶部洪武時常  
 採訪福建永樂初治兩湖水利北行兼行在禮部都察院旋  
 兼刑部輔皇太孫監國兼行在禮部都察院後又兼工部而  
 考其實則相也自秦漢以來宰相任特重唐制令班在親王  
 上明太祖以任者非其人廢丞相職後用翰林官票旨寢號

國朝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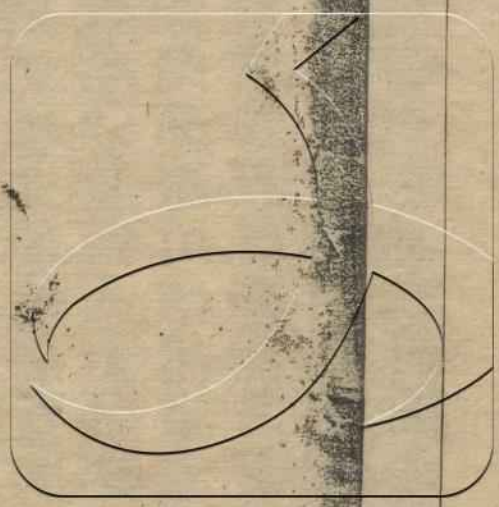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

序跋類八

一



輔臣然符檄不下省府體制異古而其業亦殊不競獨公與蹇忠定公雖分部事實兼九卿之任參決機務而公輔太孫百官總已以聽任寄又專其擬批詔旨所云該部知道者至今閣中守之無敢變及謝實錄宴得疾猶擬旨上進可謂克舉其職者也以視繇坊院入者能調護斟酌之而不能行一事其輕重何如哉公與石首楊文定公同時名公卿而公先達文定雖辦閣事然任寄不如公茶陵李文正公曰事涉民社多出公人才多從蹇軍旅多從楊文敏禮儀制度多從楊文貞自餘諸閣老尙書各領厥務而已文定領閣務者之一也公與文定後湖南北德望尤著者無如華容劉忠宣公嘉魚李康惠公然二公皆不及相忠宣在孝宗時英謨密畫差與公似然任寄終不若公之專文正公與江陵張文忠公相矣文忠尤得行其志然功名終始之際皆若有遺憾焉此予三復楚志參考閣部源流輒用公首宰輔勲而深太息於政事堂之制之無可廢也公所著詩禠文暨家乘所錄遺事前賢論之詳矣其功烈在明史而治兩淞水利尤有德於吳公沒幾三百年遺績匯在省大吏與鄉之談河渠學者屢議修復然洮瀾震澤白茆澱山柘浦諸港瀆堰埭日就湮廢苟非熟考三江名實傲郝亶單鏞之書而營畫行之公之功其可幾哉予吳人也公集又常刊於常旣舉公之克舉相職而復繫吳人之德公者以示某君且遺公裔孫某



書周端孝先生血書復仇疏後

楊繩武

繩武少時見先君子跋澗上徐公書周端孝先生復仇疏後  
 因歎忠介之忠先生之孝千古未有顧所謂血書貼黃原本  
 畱藏於家者未得見也今歲秋先生孫鳳翔出以示余乃得  
 盥手讀之疏劾倪文煥毛一鷺奸狀兩人皆迎合魏奄意疏  
 陷忠介者也崇禎改元魏奄伏誅而兩人尙漏網故先生疏  
 劾之嘗讀後漢書李固傳固為梁冀所害冀誅詔求固後固  
 少子燮將赴公車燮姊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弟幸而  
 獲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今奄既誅矣先生復亟亟請正  
 文煥一鷺之罪者何歟蓋李固之死與固為讎者梁冀一人  
 而已馬融雖嘗為冀草奏然迫脅於冀非融主謀也梁冀既  
 誅則固仇已復矣忠介之死奄意中尙非所指名而文煥一

驚中外交構陷忠介以媚奄則與忠介為仇者文煥一驚較甚於奄奄雖投首而兩人未誅則忠介之仇故在也先生肯與之並生於天地哉是故變姊所苦者明哲保身之智完遺卵以全破巢而先生所請者不共戴天之義伸國法以雪家難也疏上得請文煥就戮而一驚以前死幸免於是忠介之忠益白而先生復仇之志伸矣疏藁得畱者因疏有鼎湖勸進字姚文毅公見之恐涉嫌諱乃更易之原本遂藏於家書疏之時指血既盡繼之以舌嗚呼真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碧侍中之血濺帝衣而不浣兩公忠臣先生孝子其不朽於世一也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今彙為兩冊而先正孝之文雖跋徐侯齋先生後實書先生事也敬錄一通補入冊內繩武亦并附一言於後云

元儒陳定宇先生文集序

戴有祺

昔揭文安公嘗論陳定宇先生比之吳文清以謂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然則先生之學誠不媿於聖人之徒而其始之奮乎深山而信從乎天下蓋亦難矣哉假令其書不傳其所自得者固不因以加損於毫末而其憲章朱氏墮黜百家之深心後世莫由知也夫自元迄今數百歲先生之書所謂折衷口義纂疏者若滅若沒其他論說見於後儒之採摭者亦僅矣其聲光懿灼即無論考亭視文清果何如與嗟乎學聖人之學而其傳之或盛或不盛豈亦不能無所憑藉而然與然先生為學之大指備見於史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今但得其書而讀之天下之信從者將益堅以視昔日奮乎  
深山之中難易固不同也同邑陳子毅軒偕弟書崖者繫先  
生族孫哀遺集而重刊之爲十七卷天下獲讀先生之書有  
日矣予觀世教之衰士大夫篤意詞章而憚言義理之學旁  
搜博集誇簡冊之富而其邑之先賢及其父祖之所撰述或  
缺焉若此者皆徇末而昧本者也陳子可謂知所本矣其使  
先生之學復行於天下足與文清並垂以信揭公之論者必  
賴此舉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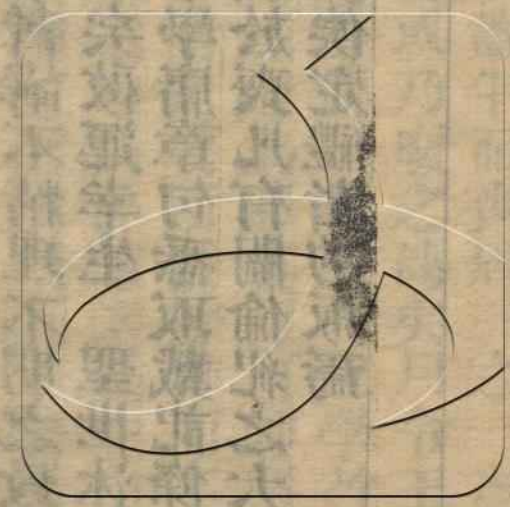
禮記章句自序

任啟運

世傳五經舊矣然禮記非孔子定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修春秋四經具在而禮獨湮沒惜哉漢河間獻王收孔  
子弟子書百三十一篇劉向校之亡其一後又得孔子三朝  
記明堂陰陽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爲  
八十五篇戴聖又刪之損益離合爲四十六可謂博收而慎  
取之矣馬融取諸劉向增入者三樂記善矣月令稍濫明堂  
位益夸四制不知出自何人約大戴本命篇竄以已說而朝  
義復亡今所傳四十九篇者也鄭康成注之唐孔穎達疏之  
遂列諸經與孔子所定易象詩書春秋等矣或曰儀禮經也  
禮記傳也此以論冠昏飲燕射聘諸義則然他篇不可概論  
或曰治天下大法在周禮是宜經然作聖門庭闢奧若大學

中庸探禮樂本原若禮運樂記其言與易傳詩書相表裏曲禮少儀內則尤治身治家要法非是周禮何以行哉記四十九篇言喪祭蓋半而喪居三之一古人於此兢兢焉此意卽禮之本也而或乃廢之謬矣月令玉制閒雜秦漢要亦掇之虞夏商周爲多傳曰禮與時宜學者苟綜所聞得聖人之意因時進退而以道爲權虞夏可師秦漢亦可監也何必成周漢注唐疏多附會要所援據雜而不越義蘊殊可尋宋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精粹越諸儒然自是漢儒之學微矣學者牽於所聞或飾虛詞以自遜不務會通而妄相訾警奚益夫聖人之禮將以宰天地順萬物其事行於班朝涖官之地而義皆寄諸學者誦說討辨之中學者討論極於微渺而後施之銖黍不爽其衡儒者之論荒而悠謬漸浸於朝宁秦漢以

迫元明非議周禮而輕變之本末失衡輕重倒置君臣之交壞於秦父子之恩薄於漢唐爲母三年而夫婦之序廢明爲妾母服斬而適庶之分淆中乎人心沿乎風俗雖一時議政者過要亦學者講不精理不明之致也故曰禮之義明而萬事可得而理矣故運幸生 聖世沐浴教澤於禮之意竊與有聞於朱子學庸章句悉取戴記條其次補其闕正其違通其異而尤慎於喪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唐宋元明輕變者著其說俟定禮者酌取焉



合意編序

朱澤雲

朱子曰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當禮法廢壞之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又曰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滅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又言如儀禮等書未便可行封建則柳子厚之說自是鄉飲酒等禮亦豈能使天下皆行惟是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於其中定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通行則為禮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則為樂由此數條觀之知朱子經理天下本萬物一體之心行綱紀條理之政必不膠柱鼓瑟拘定往迹也只就後世之法措置整理因時轉移以合先王之意



如封事奏劄所言及南康漳州浙東長沙所行皆是此意是  
可見繼孟子命世之才之用矣予不敏學陋識淺難以語此  
然讀朱子遺言實有會於微衷故因合先王之意之旨畧爲  
五篇萬不敢云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可行而耿耿之見  
素慕其萬物一體之心考其紀綱條理之政酌而行之制度  
皆有本原人心不殊古昔庶不沒夫明德新民體用一原之  
學爾

陸清獻公靈壽縣志書後

汪師韓

向聞陸清獻公令靈壽時重修縣志而未之見近游畿輔始  
求得其書凡序一例十三志分十門門各有序條目之論三  
十有七按語數十則而以時務條陳及修志議終焉於賦役  
則考之獨詳於人物則於正史有傳者從畧盡削其無所關  
繫者隨事隨時建議垂訓莫不有惻然之意藹如之言使讀  
者自然生仁愛之心動忠敬之念蓋雖紀一邑之山川風土  
而天下萬世之典則咸具焉因思春秋時載籍自易詩書禮  
以外莫多於志志散在列國言不盡純未經夫子所刪定然  
若左氏傳之稱志於夫子者有二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則舉  
以褒子產克己復禮仁也則美子革而并以誨顏淵是則周  
官小史外史其所掌邦國之志四方之志者往往有至語法

言能輔六經之所未備君子是以有取爾乎余所見北地郡縣志荒陋者多近人重輯稍事潤色亦有無知妄作而并舊志之美者去之考古則疎漏不根增今則繁雜失當地苦無書而秉筆者非奔走衣食之游客即驕矜固陋之鄉官現任之吏又不思表志之所以有關郡國特藉此名高耳清獻之書板漸漫漶且歷今已七十餘年竊懼後人妄加改竄急昌言於保定之大吏與真定之郡侯俾重加校刊更明示後人但當倣宋人續志後乘之例而原書之片語隻文毋稍增改聞者慙之數年來迄未見有行者余嘗恨仲虺史佚之志後無傳焉此即今之仲虺史佚也而敢不謹藏諸篋笥與

羅鄂州小集書後

汪師韓

宋史岳忠武傳謂殿中侍御史羅汝楫論飛罷其樞管後汝

楫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有善政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近得羅鄂州小集載有元至大元年曹涇所作鄂州傳引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明洪武二年王禕作小集後序亦謂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或疑新安志乃鄂州所作續志即其猶子任臣毅臣所共訂故為尊者親者諱之與自余思之竊以志言近是史所載當日傳聞特以快嫉惡者之口而忠武未必若是悻悻也夫邪曲之害公使不能報於其身而必報及於子孫則以忠武威靈何不奪其命於涖官之始而顧俟其治績彰著而乃報之若其有惠政於鄂之民也幹父之蠱忠武宜深嘉而曲宥使天下知為善之足以蓋愆設使鄂州怙惡如先人而但身不入廟遂無從以得報乎楊再興殺忠武之

弟翻而能忠義報國則待以不疑然則忠武之心心乎國也  
心乎民也獨奈何償宿恨於循吏哉且夫害忠武者秦檜萬  
俟嵩張俊不聞有顯報若汝楫者落井下石特附和之常態  
又不當釋其渠魁而獨不寬於脅從也唐李勣與許敬宗阿  
附武曩而其孫敬業起義討武氏以致誅滅論古者或以勦  
之罪爲有天道者亦非也許遠則敬宗之會孫也死於忠後  
世曾不以敬宗故而快其死韓文公極稱許遠朱子尤推美  
鄂州易曰有子考無咎孰謂忠武之賢而計恩怨遂不別賢  
奸也或曰存其說使夫後之鄙夫讀史而知悚懼焉不亦可  
乎

明文治序

王汝驥

康熙戊戌冬余以事遊楚咸陽中丞啟江漢書院使愚爲之  
長江夏潘明府實夫諭余曰造士之道固不專在經義而經  
義其筌蹄也吾爲子檢括諸藏書家得明文數千篇子盍論  
次之爲承學者式爰日夜竭其目力持擇惟謹實夫政稍暇  
卽相從商推焉起承樂訖天崇論其合於鄙見者得文六百  
八十首而宜與儲允駿適至引以爲助帙始成猥以其意命  
之曰明文治董子謂上之化下下之從上如金之在鎔惟治  
者之所鑄愚於先民無能爲役而安從治之顧嘗竊論文章  
之統六經而下自史記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俱各以其體  
成一代之典惟明本昔人經義之式用以取士而國朝因  
之此固兩代王制之大而其所發明皆聖賢之緒言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精理此於古今文章中  
所托尤尊其傳於世當益遠自承用之  
久作者之體既有正有偽而後之所謂  
選家者又多以其私智小數琢雕而附  
會之不以爲道而以爲技遂使時文之  
爲體獨卑而其所以用之亦至陋以此  
與古人較幾如邾莒小國不得與諸夏  
會盟嗚呼良可痛也然此豈時文之咎  
哉今諸先輩之文具在學者試取王唐  
歸胡金陳諸大家之文讀之其理則粹  
然而皆醇其氣則沛然而莫禦如日星  
之懸江河之決以此其文較諸馬班韓  
歐之作是非尤不詭於聖人而體大思  
精爲之較不易到此吾所謂其托尤尊  
而爲古今以來文章之正統者經義何  
負於古人哉凡其合於王唐歸胡金陳  
諸公之家法者經義之正體也凡其別  
爲尖新佻巧機腐龐雜者經義之偽體  
也因偽體之

不足比於古文乃併其正體而卑視之  
惡辱金而誣及麋蹄豈非持論者之過  
哉故吾之於爲茲集也以孔孟程朱之  
理爲之爐以秦漢以來諸古人所以爲  
文之道爲之炭而以王唐歸胡金陳諸  
公同歸殊途之家法爲之范與模而獨  
自愧其淺見渺聞不足爲其冶之工也  
則又博採前朝與昭代諸有識者之評  
論以其爲之橐籥而鼓鑄之庶幾別裁  
僞體使經義之正者得存爲斷然直接  
秦漢以來文章之統而無所於讓且卽  
以明一代之文言之談者或主成宏正  
嘉或主慶歷或主天崇主此則奴彼其  
說皆偏而有弊愚則謂文止問理之精  
否氣之盛衰時非所論也大羹元酒不  
能止肥醴之滋味匠石郢人不能偁倮  
般之規矩成宏者才情之濫觴天崇者  
理法之溟渤精而求之豈有二致乎吾  
旣不揣樛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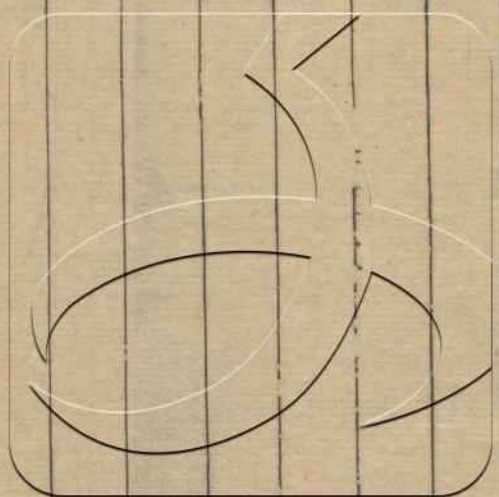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以我法御前人期使在吾鑪錘者皆如金之在鎔無砂礫頑  
礦之雜其中而已方將鑄古今而合之顧於一代之中又爲  
衷分哉生平持此論久近與諸生徒得暢言之數月以來楚  
士之入吾治者亦駸駸乎發其光氣矣遂梓其所擇文以問  
於世

書歸震川貞女傳後

李光坡

余友徐壇長示余以李殿所作其鄉高貞女碑文中言震川  
歸氏於此事弗善也有論以非之因求觀其書竊謂先進有  
時名者將立一說見之貴精度其是非不謬不得已而後言  
不然徒使庸衆疑惑宕佚者藉口不如勿作之是也謂聘爲  
父母之事女子固不知身之誰屬夫女子許嫁笄而醴之係  
之以纓明有所屬及同牢之後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然則旣  
聘之後綴纓爲誰女子尙不知其何屬乎是纓也聘則爲夫  
係之嫁則夫爲說之不幸而有與爲係無與爲說從之以死  
何廉恥之防而不可歎歸引曾子問婿之父母死辭婚女氏  
女氏待其免喪弗娶則嫁此事先儒嘗以爲疑即使不疑亦  
何關於夫死可嫁之義乎何不援娶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

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之文也既有齊斬之服則禮已成其夫婦之恩有相弔之事則當有哭泣之情有既葬之除則遂有始終之義卽是禮推之傷而自死者猶不失爲厚而必漠然若不相聞以待嫁爲禮者則亦有歸氏之禮而未必古今之通義也且比之以奔奔者慕悅相就求淫者也死者慘怛自斷求仁者也擬之非倫一何悖歎曾不以今世之婦棄夫敗倫爲乖氣傷和而仍以矢志幽貞之死靡他者當之吾聞之野夫云鄉有貞烈卽多早茨歸氏傷和之論無乃淵源於此斯非陋乎或曰周官媒氏禁嫁殤者今有貞女合塋之事得乎曰夫女未廟見而死猶歸塋於女氏之黨何況生未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殆於不可雖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汪疇可以勿殤則彼之注心舍命以紓其不渝之氣例以權法其亦聖王之所諒歟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一

序跋類九

福建續志理學傳序

沈廷芳

自昔三代之隆道在鄒魯宋之中葉道在濂洛南都既遷羣  
 儒講述道在於閩夫使瀕海喬野之區彬彬然與鄒魯同俗豈  
 非理學教化之力哉前志載人物不為理學立傳紀事而不  
 提其要識者病焉今夫道原出於天天即理也別其名曰誠  
 曰敬曰至善曰大中曰仁義而體之身則為學是皆所謂道  
 也堯舜周孔之道足乎已措諸家國天下其所言不假窮幽  
 析微萬理皆備孔子既沒異端爭起亂當世於是孟子道性  
 善尊仁義辭而闢之至漢諸儒說經各以家法紛綸甄釋交  
 相是非然而前聖遺經賴以不墜及唐昌黎韓氏起攘斥佛

老過六季之橫流遵孔孟之極軌其可惜者志在經濟文詞不屑以訓詁教人爲事故人知道至宋儒而明而不知韓氏之實有以啟之也宋賢濂溪周子肇啟道源推以陰陽五行太極之理而關中張橫渠氏又極言知禮成性理一分殊之旨及二程子生河洛擴濂溪之緒道賅鉅細一本乎誠學無津涯而莫先格致當是時諸君子聞風興起宏闡道微千里游從講壇相望是故劉質夫謝顯道呂與叔之徒衛道於北厥後許魯齋劉靜修繼之至明復有曹正夫薛敬軒呂涇野諸公而楊龜山游定夫二子載道以南豫章延平嗣起閩學大盛新安朱子僑寓建陽得羅李之傳私淑程子述先聖之道燦然明備諸弟子得其傳者五十有三人而金華四子本之黃直卿氏明時儒者大江以南如胡叔心章楓山魏莊渠

羅整庵敦行最著閩則蔡虛齋陳晦德盛稱焉方朱子之講學四方也謂格致誠正入道之源在是而一本於居敬同時象山陸氏則主人生而靜之說持論往往齟齬逮白沙陳氏姚江王先生二三百年後從而祖述之號曰心學天下靡然從之浸淫不返流及虛無而閩之君子率原本程朱宗白沙者惟陳茂烈一人此理學之正宗也於是徵據羣論折衷正史萃諸賢而登之各綜其行事以海濱四先生閩學所昉而諸儒弟子學有淵源與夫經術湛深博雅通明足爲吾道之翼者咸並列焉庶海濱鄒魯之稱爲不誣矣



... 詩序 石東邨詩序 李 錯 ...

石東邨詩序

李 錯

士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卜子夏田子方其人乎  
不跼險艱載道以游逶迤之懷固有在也逮漢董子向其厠  
之賈生則廉劔兼厲用促厥生傷哉若乃展禽仲連同塵汚  
塗忼慨絕俗亦足以處明夷矯當世嗟乎數君邈矣予安往  
從之哉石君東邨志古者也尚氣節好讀書善處骨肉之間  
而周友朋之急穆乎有數君之風家本貴游比者日困阨走  
衣食勉旃東邨今而後徵子所存夫語有之孔尾雞口誦前  
羸後獨不見夫千鈞之弩乎殼而不張會不足以發蓬矢惡  
見其一激而逾西霜之山也東邨工詩歌周章坎壈中無齷  
齷語彌中彪外具見一端云

其其一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其類而念西書之由也

朱子大全精言序

周大璋

余薈采朱子之書芟定大全並取有明以來學者之言次第  
 別白綴以管見彙為一書將以問世就正於吾友張子寶臣  
 且請所以名之者張子為之正其謬舛補其疎漏作而言曰  
 今夫四書學問之淵源而性理之本根也微言大義上接堯  
 舜湯文之統而下啟濂洛關閩之傳在昔明祖定制以帖括  
 取士先四子後五經至今沿之蓋欲學者精思默契得不言  
 之妙緒而會本末於一原合顯微於無間也世之學者不知  
 國家所以育才造士之意往往因陋就簡尋章摘句以便揣  
 摩之資其高者又復出入莊列申韓一切誣民惑世之言自  
 矜宏博即一二畱心理學之士亦以為道在五經性理諸書  
 而於四子書輒鄙弗道以為此為帖括設也孔曾思孟繼往

開來盡在此書而第以供帖括之用乎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其於四子書尤不遺餘力豈逆計後之爲帖括者而爲之導其先路乎且國家開設科目以帖括取士首尊四書意豈止於帖括而已乎夫不精心於四書而能涉聖學之津涯者未之有也然不精心於朱子之書而能躡四子之藩籬者亦未之有也且不精心於朱子以後諸儒之書折衷於朱子而能窺朱子之堂戶以入四子之闢奧者更未之有也今子是書冥心搜討一以朱子爲宗旁及大全下逮百家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使四書與旨瞭然如指諸掌可不謂精乎是宜名精言余應之曰言之難精也非一日矣昌黎之黜荀楊也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蓋道之不明實自此兩言始余竊以爲擇之不精語之不詳無害也擇之能精語雖不詳亦

無害也擇不精矣又復嗶嗶不休肆其胸臆以簧鼓當世其爲害豈淺鮮哉今夫朱子之書其浩渺而難窮微妙而難窺也亦已甚矣不得其所以言而徒據其言以爲抉擇終不能與之條析而貫通而大全一書同異得失紛紜百出尤未易明也至有明中葉而後揚陸之波張王之幟以與考亭爲難者所在多有鼎沸蜩鳴至今未息世之君子亦嘗大聲疾呼爲之剖別是非辨析離合自以爲折衷羣言歸諸一定矣今試取其書讀之其所謂是者果盡無非之可議乎其所謂非者果盡無是之可採乎其自逞其說以高掩前人者果盡有合無離能如朱子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乎彼非不自謂言之精也而無如言之終未能精也況淺陋如余未窺朱子之萬一而欲採擇不謬條舉衆說斷以己

意遂以為言之皆精也其敢乎哉其敢乎哉張子曰精而不  
 自以為精者子之慎也精而必欲求其精者子之志也朱子  
 之集精義也於河南兩程子則曰言雖近而探之無窮指雖  
 遠而操之有要此固言之至精者橫渠以下九家之言則以  
 為非敢必無少異但大者既得則其淺深疎密之間學者所  
 宜盡心焉是言未必皆精而亦同以為精也子其倣此意以  
 名是書可乎余曰余之言固其不精者也明儒以來之言不  
 能皆精者也至於朱子言無不精不必余擇之而後精亦或  
 不因余擇之而遂不精也大全之言本不皆精不因余擇之  
 而遂不精亦或以余擇之而至於精也必不得已從吾子之  
 志倣精義之例其以精言名朱子與大全而可乎既以復於  
 張子因序其說於簡首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序

顧棟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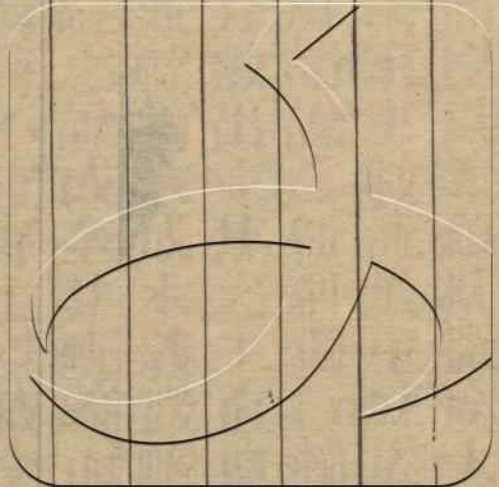
險要之為天下重也從末世起也羣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  
 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尙焉太平之世天下為  
 家未嘗有也余讀左氏知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  
 鄭衛鄭衛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為日交兵之國  
 桃林二穀茅津之為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  
 王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起於穀函谷一入秦而六國之  
 之戰終於襄十四年十二國之師  
 亡兆矣鍾離州來居巢之為東南險也以吳楚七十年之戰  
 爭著也林氏曰鍾離州來居巢州來一入吳而入郢之禍基  
 矣他如齊穆陵之為大峴晉劉裕過之而喜形於色者而地  
 鄰莒魯強晉東來道所不經故戰伐罕書焉晉南陽之即河  
 陽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而界連周鄭方輯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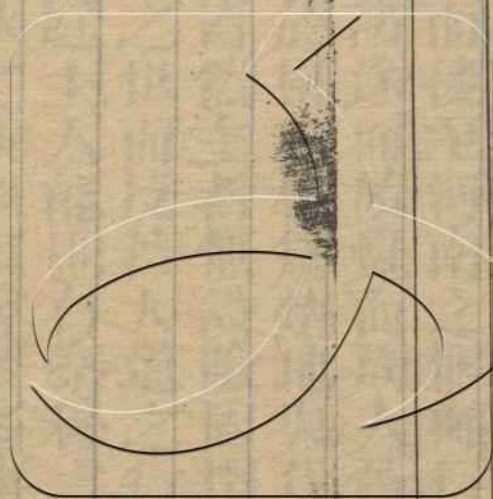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序政類九 七  
拱衛故兵爭亦不及焉轅轅伊闕同一險也伊闕以備子朝而著而轅轅則無聞虎牢敖倉同一要也虎牢以晉悼之城而著而敖倉則無聞至晉楚懸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成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防鄭之服楚春秋尤大書特書少習武關爲秦豫咽喉之地秦人滅都蓋欲南出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豈非襄鄖商雒之閒地形扼塞與函谷俱稱絕險哉故險要有常所初無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險要有一時因敵爲防之險要往往在後世爲要害在春秋爲散地者此亦古今時勢不同之故也然考春秋時列國用兵鬥爭不滅後世而其時禁防疎濶凡一切關隘扼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之境其見於左傳者大畧可考文十三年春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注云以備子朝闕塞今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則其平日之漫無關禦可知矣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於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吳闔閭之人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道由大隧直轅冥阨而司馬戍第於旣陣始議塞城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郡道由上雒出武關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都在南陽之析

國事之金 卷二十一  
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都而晉人不之禁也  
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關經歷二峭及周  
之轅轅伊闕而後至河南之偃師行欽巖深穴中二千餘里  
商人弦高遇諸途而始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  
十三國諸侯於柤而柤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析故從武城道  
險是蓋列國皆然主者無設險固圉之謀敵人無長慮御顧  
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  
几席如適戶庭主人能則有秦穆之哭師主人不能則爲楚  
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於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  
外患國之大盜偃然弛備而欲狡焉啟疆者不貽其篋劫其  
藏得乎善爲國者慎其封境險其守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

重溲周書慎固之訓庶乎姦宄戢志而強鄰寢謀矣





易翼述信序

陳祖范

五經傳述多可疑書疑後出之古文然大義無害詩疑朱子廢小序禮疑於異同之聚訟春秋疑四傳之互有得失易脫秦火獨爲完備以其義蘊精微廣大精微則求而愈有廣大則無所不通術家主數流於星麻災異儒家主理至與莊老同稱唐正義屏諸說之紛糾獨行輔嗣易道一爲清夷宋有邵數程理之分數出京焦之上直追太始理達日用行事不墮元虛朱子兼綜兩家成本義微畸尙邵焉竊謂易解不同與他經異他經之說或全非經義而害於經說易者雖不同要皆經中所有特不宜專主以蔽全經耳何也精微則求而愈有廣大則無所不包也然以夫子學易寡過之旨準之則斷乎程傳爲長矣彖象傳君子以六十有四舉凡天文地理

物象一一引歸身心之間而得一切近融合受益利用處學者誠於此求之義文周孔真吾師也何必高談先天爲羲畫追所自出何暇旁求直日納甲生剋虛旺之小數哉吾夫子不雅言易今學士偏喜言易論著之多幾於家田何而人虞鄭易道其日益昌明乎若夫謹於立說不苟同不立異不冥搜於文字之前不纏縛於形象之內主翼以明經而不歧後聖於先聖王介山先生易翼述信之作斯爲足尙矣先生自言幼稚讀易卽致疑老始信而有述中間數十年家居官守應事接物舟車傳舍之間易義未嘗一息去懷蓋其於易也惟務自得不輕著書異乎世之苟作以求知者予惟讀經病不能疑因而不求甚解蔑由取信又病鑿空生疑與輕於自信與疑而終不底於信皆爲滅裂於學者也先生之於易能疑又能信大畧與費氏以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體例相近費氏無章句而先生有成書嘉惠來學多矣

詩集自序

陳祖范

古無詩人三百篇可知誰作者十止得一二蓋夫人而能爲詩夫詩而皆有係於時也古之制田功旣畢男女同巷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采是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樂此風詩之所由興也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情真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旣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古之詩男女自言其傷而關盛衰後之詩文人學士弊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偽之分醇醜之判也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稿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己事者工拙所不計也

王次山詩序

陳祖范

次山遺詩非予誰宜序之者顧予甚不願序次山詩中心抑塞難以衆曉何則人生平必有所心矢意蓄期以自見不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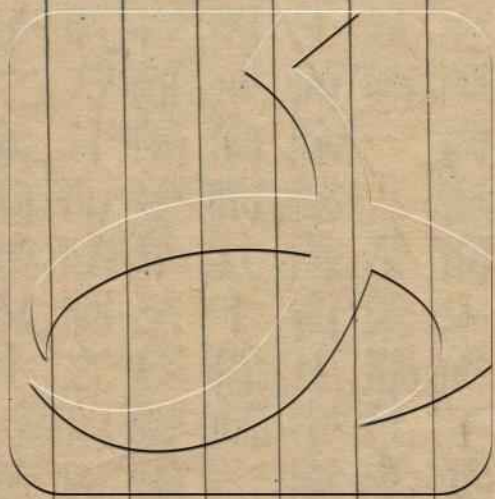
泯沒於後後死者爲之道其甘苦指其短長表而出之斯存沒兩無憾也若次山之所心矢意蓄期以自見者吾知之矣雅不在詩業已命不從力力不稱心貧病交侵中壽殞命所存叢殘詩稿譬江河之餘波園林之片葉興會偶及不自矜寵顧乃沾沾取而序之而著之不適爲淺之乎待次山哉雖然正惟乃爾故不得不就詩以存次山吾見夫撚鬚聳肩窮老盡氣者之爲詩也詩王矣意量不出聯絕之間聲病之細惟不欲以詩自見者不役其性靈於詩不囿其才識於詩然而性靈才識往往迸發流溢而不能掩遏次山爲人疏亮鯁直骯髒多感不能委曲順時塞嘿取容故其詩亦軒朗勁特不肯以含糊爲溫厚佻薄爲風雅視夫雕飾工緻工力深而氣骨不足者雖時所愛尙不喜也嘻人識吾不樂序次山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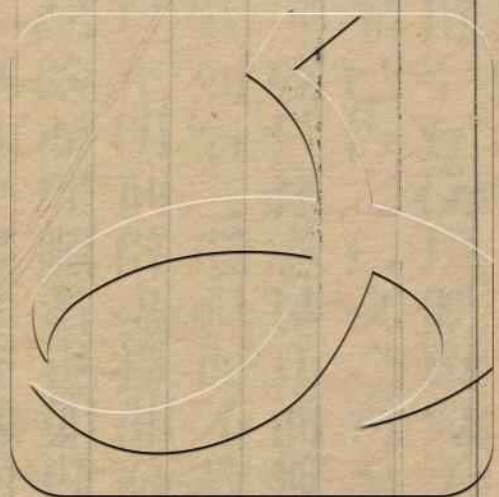
之意又識吾就詩以存次山之意則其知次山也亦庶幾焉

書盧仝月蝕詩後

陳祖范

歲在己亥七月十五夜月蝕與兒子檢誦玉川子詩及韓子效其體之篇誦已告之曰文之奇至於是而止矣然特其外之文辭奇焉耳放其義意甚止而無奇也感天眼之失明憤凶蟊之狂逆歎列宿之環視而不救思以其下土區區之心上通帝座一旦正明刑辟盡撤蔽而復其明兩之常可謂言誕而意誠詞險而理順者也如斯體製蓋出於易之爻象如豕負塗鬼一車日中見斗龍戰于野詩之託興如箕踞舌牛服箱及屈子天門九歌之類是皆怪怪奇奇疑出恆理之外然而理具存焉不可得而疵也韓子云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苟法矣不必奇也可奇而不法奚可哉苟正矣不必葩也可葩而不正奚可哉後之名能文者多奇而不法葩而不正之作乃爲害道之尤者讀古人書其是非高下吾持是以決擇之庶乎其無大失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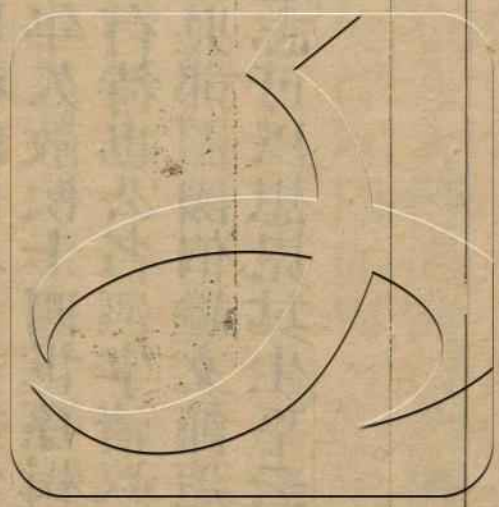


衛文節公奏議序

沈德潛

宋衛文節公後樂堂集對策劄疏書狀凡十卷皆關係天人君國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其人之挺然獨立百折不回洵有如金石之堅貞者而宋史不為立傳可怪也公於孝宗淳熙中以廷試第一人及第歷仕孝光甯三朝始終一節方其簽判鎮東任滿除祕書省正字屢進讜言乞修省論人才振紀綱明賞罰戒偷惰共十餘疏一無避忌光宗踐祚羣小登朝宮闈妬悍離隔重華公以震雷雨電後大雪繼作應詔上封事謂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有臣欺君妻凌夫外國謀中國小人害君子之象前後又十餘疏光宗概不之省甯宗朝韓侂胄柄政公斥居於外不調者十年當是時羣小蛾集程松納妾求知魯貢子授職陳自強因塾師而躋次相趙師

異以鳴吠而得美官蘇師且賊吏也而冒受節鉞周筠隸卒也而妄任戎鈐內無根本之圖漫興北伐之議公時已召還上陳故事謂金人大讐必當復然將不先擇兵不素練恐輕舉妄動必致喪師辱國侂冑可斬纍纍數千言使甯宗早從其諫安內禦外何至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潰於城固郭四侂冑之首以謝金人耶此千百年後手公奏牘猶抑塞憤懣而不平者也且公所嫉惡者奸佞所表揚者正人前此侂冑以朱子爲僞學斥逐於外至是公奏請召還而朱子已卒復移檄刊刻經書傳注以垂永久又奏請召張子南軒又奏舉真子西山爲廉吏此其好惡之正深有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而非徒以戇直自鳴附於汲黯之遺風者也按宋南渡以後廷對第一人其策之可傳者前有王龜齡十朋後有文信國天祥公之對策於治亂安危之故如燭照數計不愧二公况其一生文行如此焯焯而宋史逸之人謂宋史太詳吾謂詳者煩文畧者節目也豈非秉筆者之羞哉公文其五十卷刻於有元年久散佚十四世孫楫搜輯放失其得十卷屬予敘之餘尙有待也公名涇字清叔華亭人後遷崑山官資政殿學士封吳郡開國伯諡文節追封秦國公堂名後樂志范文正公之志可以想見其生平云



水道提綱序

齊召南

大地合水土為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為幹為支以一而萬又以萬區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為源為委以萬而一又以一徧周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為經緯者理氣協應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尚矣治水莫神於大禹言地亦莫精於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敘九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海之冀兗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幹與支水自有源與委則總序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聖人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津梁轉運阜財襟帶險固孰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乎

自漢後地志日多專言水者惟有水經及酈道元注道元於西北諸水巨細不遺可謂精矣後儒言水或解詩書春秋或釋班志或於寰宇略撮梗概或於郡邑各記方隅其志存經濟者於治河治海水利守邊博考古今暢言得失政理所係援引雖多不厭其繁雜若夫志在藝文情侈觀覽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掄揚仙佛或於游蹤偶及逞異眩奇形容文飾祇足供詞賦采用以爲美談從未有舉中國所有巨瀆經流共聞衆見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泉混混放乎四海用水經遺意上法禹貢導川總其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之陋務使源委了然展卷卽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質不取其文如河經數徙

濟惟入河漢有別支江源非一黑水未知誰是積石原在羌

中前賢早有辨論無煩復贅取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古帝

王功德之盛莫如我朝重熙累洽治致升平幅員之廣盡

天所覆亦莫如我朝召南學識愚淺自乾隆丙辰蒙恩

擢入翰林纂修一統志伏睹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

度以占節氣後先南北爲地緯度以測底極高下漠北直過

和林抵白哈海西番遙窮拉藏至岡底斯凡金沙瀾滄潞江

崑崙青海之近在邊陲黑龍盧朐松花湫尼按出虎水烏蘇

里江之本屬內地者源委秩如已迥非從前史志所能稍及

我皇上聖神文武善繼善述天威遐震克奏膚功踰流

沙而開四鎮蕩平伊犁回部拓地至二萬里西域並入版圖

濛汜咸受正朔此豈漢唐元明盛時賓享貢王所能較量濶

狹乎哉召南久在史館考校圖籍於直省外又專輯外藩蒙  
 古屬國諸部道里翔實是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道惟圖  
 無可據者闕之及蒙 恩告歸台山杜門無事養病餘暇時  
 檢篋中舊稿次第編錄共成二十八卷詮列次第不依水經  
 冠以海水自北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西而北又  
 自漠北阿爾太山肯忒山而東至海又自海而南而西而北  
 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至於葱嶺以西水入西  
 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點夏斯以北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  
 其地以我 朝之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  
 思盡為疆索占測經緯合寰瀛以成圖固可執筆俟也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齊召南

五十一旗地東接盛京黑龍江西鄰厄魯特南並盛京直隸

山西陝西邊城北踰大漠與喀爾喀接境袤延萬餘里周時  
 獫狁山戎居之秦漢北邊外匈奴盡有其地漢末烏桓鮮卑  
 雜處其間元魏時蠕蠕及庫莫奚為大隋唐地屬突厥後入  
 於回紇延陀遼金以來建置城邑同內地元之先曰蒙古居  
 西北極邊奄有天下遂成一統明初愛道識理達臘遁歸朔  
 漠遺種蕃衍諸部時擁眾犯邊迄明世北陲不靖 本朝龍  
 興蒙古科爾沁部率先歸附及滅察喀爾諸部相繼並降於  
 是正其疆界悉遵約束從征伐 世祖定鼎錫爵得世及如  
 古封建每歲朝貢以時其部落二十有五為旗五十有一設  
 官制度並同內八旗置理藩院以統之貢道分為五路由山  
 海關者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賴特四部為旗十由  
 喜峰口者阿祿科爾沁札魯特土默特喀喇沁喀爾喀左翼

奈曼敖漢翁牛特八部為旗十三由獨石口者阿霸垓及阿  
 霸哈納爾左翼蒿齊忒烏朱穆秦巴林克西克騰六部為旗  
 九由張家口者阿霸垓及阿霸哈納爾右翼蘇尼特四子部  
 落喀爾喀右翼毛明安六部為旗七由殺虎口者歸化城土  
 默特吳喇忒鄂爾多斯三部為旗十二其驛路惟山海關外  
 各旗並黑龍江大路不置驛站自喜峰口東北至札賴特千  
 六百里置驛十六自古北口北至烏朱穆秦九百餘里置驛  
 九自獨石口北至蒿齊忒九百里置驛九自張家口西北至  
 四子部落五百餘里置驛五自張家口西至歸化城六百里  
 置驛六自殺虎口西北至吳喇忒九百餘里置驛九自歸化  
 城西至鄂爾多斯八百餘里置驛八鄂爾多斯六旗住牧河  
 套即秦漢河南朔方地宋時為夏人所據者也五十一旗置

界山川具列如左

宋明大禮私議跋

齊召南

謹案繼統不繼嗣惟舜於堯禹於舜當之以異姓嬪代實君  
 臣也若一代中或世或其繼統也惟在繼嗣統無貳嗣亦  
 無貳為前君嗣子者始足為君前君無子命族子為子君命  
 即祖命也亦即天命也預養宮中與臨時有詔一也此世嗣  
 之繼而統不絕也前君無子傳同父之弟其名曰及無親弟  
 而命從弟為親弟以嗣其先君亦及也君命即祖命亦即天  
 命也以旁支入承大統為君命為親弟始為先君嗣子此以  
 繼及為繼世因繼統而繼嗣者也明太祖頒大明律服制多  
 依前古海內共遵一旦有子孫為人後者襲世爵受世業不  
 考所後而考所生名不正言不順族黨告之官官其不準禮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据律斷以不孝乎爲人後者亦可以兄終弟及繼爵業不繼嗣之說解免乎况天子承天法祖其統之一惟在乎嗣之無二也邪說如璵萼名爭大禮實蔑法制亂天常逞私心興大獄而後來好辨論者尙多爲其所愚亦怪矣哉因讀貫一先生正議能掃邪說以明古禮之關倫常確不可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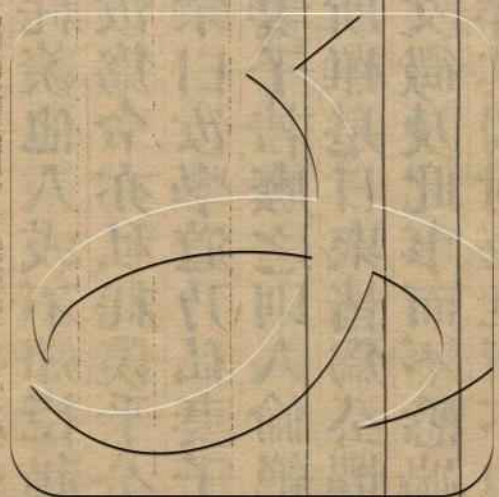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全祖望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廡尙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概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於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對曰臣向於藏經亦諳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畱心經世事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

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頷之曰良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歎曰君子哉 闇齋也說者以爲雍正十年以前 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 力也端恪前此爲選君尙書隆利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 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尙書曰可端恪曰 不可尙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尙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 改而從之且曰寮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 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 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旣爲儒私淑 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尙少及自靈隱歸 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卽從之求得其遺書乃 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覆以

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碑文極闡明端恪之學而不知 其淵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於公 用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衆以 上意所向不敢 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 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 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 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 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 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公懼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 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 事跡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 記之以登國史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杭世駿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徵之謝山其知惕矣平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郭史廓壹切駟販折楊皇琴升歌於清廟諸子繡襦被袷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詩以抒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屈則辭支苟有胸而無心曷克已以復禮張衡自嘆於皮傳莊生取譬於探囊往蹇來連誚均荅耳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溲章句小

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性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游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柢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不復以贅也

禮例序

杭世駿

王荆公譏春秋爲爛熟朝報予謂春秋之斷爛在月與日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未嘗闕也禮經經秦火漢開獻書之路而不盡出今所存者不止於斷爛而已補之以三春秋傳而不足補之以春秋外傳而不足又補之以管荀諸子及西漢諸儒所說者而仍不足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士禮一十七篇豈盡士禮哉大射則天子之禮也聘燕則諸侯之禮也公食則大夫之禮也大事莫重於祭而天子諸侯無祭禮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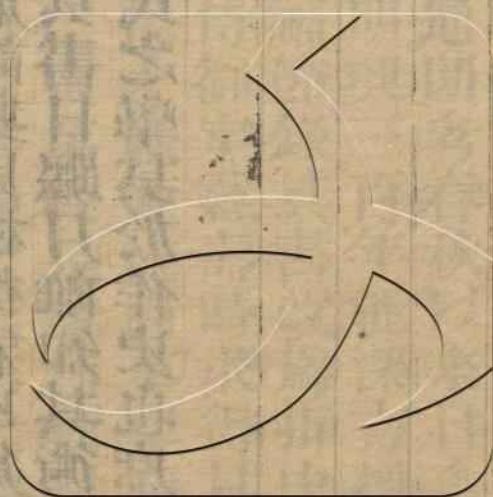
事莫大於大饗大饗有七而其禮久亡士有喪禮而諸侯以上無喪禮天子諸侯有覲聘而征伐無行師用兵之禮舉其大端其爲斷爛也多矣况起居服食之末節乎鄭衆劉實撰春秋例予以爲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例何所取吾於孔賈二疏中刺取之例立於此凡鄭之注士禮與鄭之注周禮者可參觀而得也例彰於彼凡士禮之所不注與周禮之所不注者孔與賈自默會而明也深於禮者病禮之斷爛而思補其闕承學之士又病禮之繁富而不得其門余特以例爲之階梯而有志者即以津逮禮無不歸之例而天下亦無難治之經編葺既竟爲承學導之先路禮堂寫定傳諸其人予猶斯志也

麻學新說跋

杭世駿

有明藩獻之著述獨鄭世子學得其正厯學新說一書宣城梅徵君定九稱其能言授時大統之同異得失以授時消分太驟稍爲之通開考春秋以來日食及史漢以後諸厯志所載以證其說明興三百年能深言授時法意者一人而已靈壽布衣朱仲福節錄其書改爲折中厯法徵君改爲厯學新說鈔平湖陸侍御宰靈壽時求得其書爲板行之考之王氏玉海其於累代之厯源流因革卓有原本自漢譜十八家以迄兩宋更造之次第較是說所稱引不啻倍蓰過之則是書大密而小疎也居嘗論之天官之與太史氏古出於一今出於二推步之術史官自馬遷李淳風而外皆非專門名家後漢後魏以及元史尤不免於剽襲司馬彪臚陳張衡諸家之說於造厯之原本疎魏收厯志二卷上卷河西厯則本之趙

歐下卷永安厯則本之孫僧化已不能置一喙焉元史成於迫猝而厯法頗精然止全寫郭守敬授時厯而已史官所謂秉筆者安在乎明史厯志成於湯文正公而改於黃聘君黎洲頗載世子厯議數則梅徵君以爲稍見大意夫立成細草有其法而無其書日躔月離知其術而難爲狀文章之士而能通乎天官氏之學其於作史也庶幾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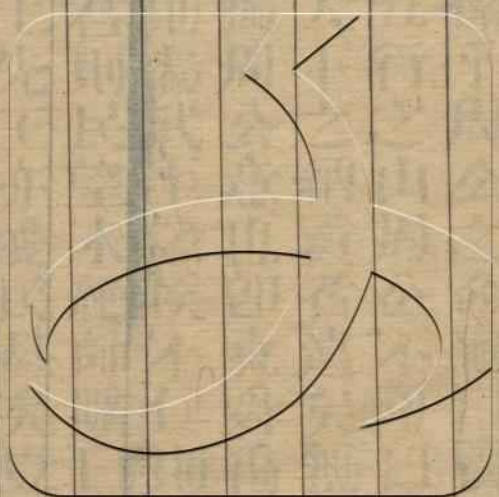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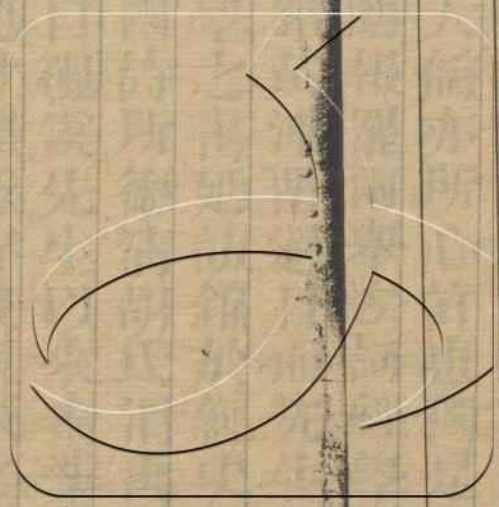
# 明堂大道錄序

諸錦

著述莫難於經三禮尤難之難也錦讀學士半農前輩禮說  
歎其於十三經注疏之外原始於蒼雅說文金石碑版出入  
於逸經子史旁及於天文鐘律方術本草小說虞初凡先秦  
古書宋彫未誤之本靡不鉤稽索隱抉心執權貫串奧博精  
深卓乎 聖朝之鴻編經解之拔萃所謂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邱能道訓典以敘百物者學者匪獨不能爲亦不能解  
也今讀定字先生所著明堂大道錄禘說二書辨四廟七廟  
之制小記爲周初王制荀子爲晚周之記禮又禘之說周魯  
不同吉禘時禘名禘實祫方明爲大宗之位推所自始自朝  
日以迄獻俘皆本於明堂融洽戴德蔡邕之說而去取於孔  
安國鄭康成劉歆袁準諸家雖漢儒復起有喙三尺無以相

難也說者謂月令明堂禘祭原有成說何乃乖反徒取好異不知舉業則遵令甲說經則通漢儒果有發明爲禮經之羽翼者卽洛闕大儒亦所心許也獨是先生以經師人師困於諸生十試鎖闈報罷兩舉宏詞經學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頰首鉛黃淹留過日而先生年亦已六十矣往者上以本朝經學之書延訪錦於經史轉對之日曾以公之禮說及安溪相國詩所德清胡氏涓禹貢錐指經目進今又得公之子所著自硯溪先生以來素業三世不墜望天子按年省方南國翹材擢隱存歿與榮必有汲古尊經在帝左右爲之上聞者當以惠氏之書爲拱璧矣然千秋絕學并在一家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眎五相三公亦無以過也錦在都門親炙前輩之光輝久序定字之書并以爲當代讀書種子勸使學者知所祈鄉因連而及之如此





再書封建論後

袁枚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即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



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君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胄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於畎畝膠鬲於魚鹽傅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并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子之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齊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子弟從則聲名愈盛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生於郡縣

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跼促一邦姓氏湮沈亦遞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蓄畬尺土無曠故什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爲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閒雖欲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爲得展其材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恆虞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

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雜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椰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曰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椰子將何詞以對

書崔實政論後

袁枚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為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政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

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實之為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為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讎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讎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寇榮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為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與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為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為中人設制曰御眾以寬曰寬則得眾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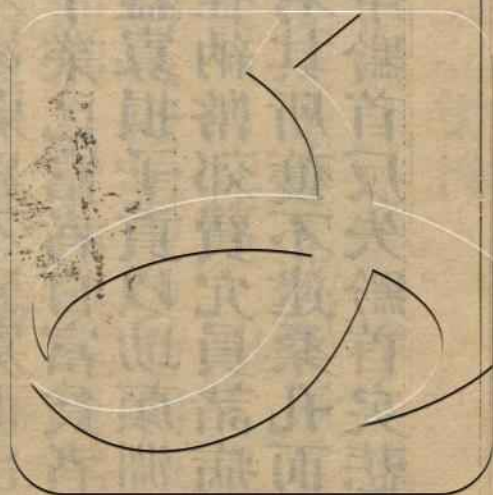
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况桓靈乎吳劉虞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當矣

書王荆公文集後

袁枚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閒不徒恃

財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哀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焉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沈冠雲文集序

王峻

余往在都門少宗伯方望溪先生每爲余稱吳江沈君冠雲之著述能守樸學不事浮藻時余以書館事繁僅獲觀一二未遑多索也今年余在紫陽書院冠雲亦授徒郡城因出其所著古文一編視余展讀既竟乃歎曰甚矣望溪之能知冠雲之文也夫人之有文猶草木之有花草木之花其成實者率不豔麗豔麗者多不成實不成實而徒豔麗雖一時可玩不久飄落遂消歸無有矣近世之傑然以古文名者其才情爛漫筆力雄肆非不足以震盪人之耳目顧拾華棄實止屬外眩之具而非堅貞不朽之業是猶草木之花之徒能豔麗者耳今冠雲之學篤古窮經尤精三禮其解經諸文於羣疑聚訟之處疏通證明一句一字必獲其指歸而後已其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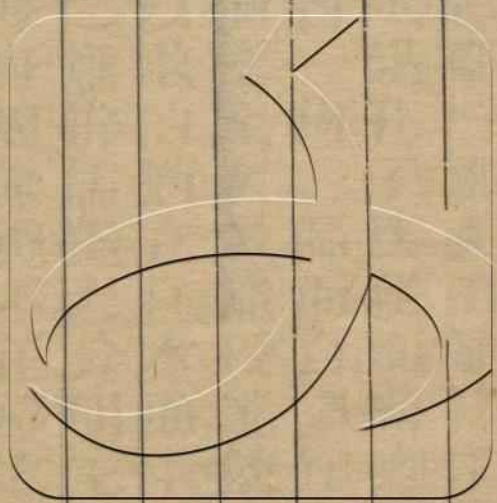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序跋類九  
碑銘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立義醇慤蓋凡在茲編無不  
有用而可久非猶草木之花之能成其實者乎望溪之稱其  
守樸學而舍浮藻其知之深矣抑吾觀冠雲之爲人行高而  
心寬不以貧賤得失撓其慮卽之温温然而未嘗不栗以肅  
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冠雲之文所以能不事浮藻  
者固以其學之樸而冠雲之學所以能守樸者又甯可不知  
其所自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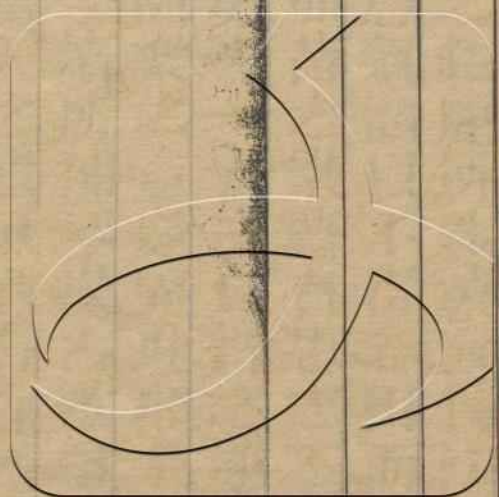
谿音序

朱仕琇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  
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虺日夜或作霹靂聲  
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  
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  
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邨如環筠  
園世居其地邨多楊木故名而谿上羣山多松楮雜他果卉  
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越激壯  
中雜希微如鐘鼓旣闕而奏筦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浙洒  
居人未起籜隕沙頽蕭屑有無絲谿獨游其聽轉靜至於春  
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枕  
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

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滌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因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入之地以求其所爲寂莫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敘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敎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旣成以是名篇故予得詳其原委云





刪錄荀子序

劉大櫟

孔子沒聖人之道衰譎詭權變之士爭以其言干世主著書者紛紛出焉楚有環淵鄭有申不害宋有墨翟趙有公孫龍慎到齊有鄒忌鄒衍鄒奭田駢接子淳于髡之徒皆各得一術以自喜以詆譏孔子爲務而苟卿獨爲晚出疾世之治方術之士皆愚者一物一偏而自謂知道實無知治國者不能飾動以禮義論德定次量能授能使賢不肖得其位能不能得其職而欲以求治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承之意辨儒墨之分明王業以爲有亂君無亂國爲國必本之修身國無禮不正禮之於國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卒述王制著勸學修身議兵禮樂論十餘萬言雖於聖人性命精微之旨未能具見其源流

考其言多所紕繆然亦可謂好學篤志君子者矣韓愈有言  
刪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孔子之志也余倣其意節  
而錄之得什之四五其有牴牾於聖人而文辭粲然有可觀  
者余亦存之不能割也作刪錄荀子序

海舶三集序

劉大櫟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滂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  
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  
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暘魚鼉撞衝人於其中萍  
飄蓬轉一任其挂胷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  
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甯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  
馳想於沉瀜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  
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

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  
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  
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嶽之嵒峴當前如翠屏  
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  
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  
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  
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及千百首名之曰  
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  
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櫟爲之序

方晞原時文序

劉大櫟

方子晞原將刻其平生所爲制義而請序於余余應之曰子  
之文不合於時者也而重以余言其無乃未獲掄揚之益而



益滋之詬厲乎蓋孔孟之微言經前代諸儒之論辨而大意已明矣後代更創爲八比之文如詩之有律用排偶之辭以代聖賢之口語不惟發舒其義而且摹繪其神所以使學者朝夕從事漸漬於其中而不覺也故習其業者必皆通乎六經之旨出入於秦漢唐宋之文然後辭氣深厚可備文章之一體而不至齟齬於聖人傳習既久日趨詭異加以患失之心求得之念而流弊至不可勝言晞原志在反古獨從余相爲劇切遵唐歸之遺軌而不惑於世俗之趨尙一時與晞原同學者操速化之術多竊巍科以去方且笑晞原之拙而晞原以爲得之有命終不易其所守也雖晞原之在今日傑然諸生不獲與時彥爭榮然守其道而不變安知其終不得耶彼其得之者自喜以爲術之工而不知其爲天之授也天

苟授之使其爲晞原之文豈遂不得耶夫學爲速化之術者多矣豈其皆得耶爲晞原之文而得所謂兩得之也爲速化之文而不得所謂兩失之也後之學爲文者可以決所從矣

王載揚詩集序

劉大魁

公卿大夫皆有職農工商賈皆有業今之讀書者號稱爲士其上可以爲公卿大夫而其下不可以爲農工商賈其幸而得爲公卿大夫則方坐論奔走之不暇奚暇其他其不幸而不得爲公卿大夫其將奚爲爲詩而已故曰窮而後工於詩也 國家設科名以取天下之士始自縣令之考試彙其可取者以達於府太守考試之復彙其可取者以達於督學使者其得與於督學使者之選謂之秀才每三年則又有主司者集一省之秀才而考試之彙其可取者以達於禮部謂之

舉人禮部復集天下之舉人而考試之其得與於禮部之選者謂之進士進士然後釋褐登朝爲大夫爲公卿矣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經之書爲八比之時文至於詩蓋無所用之而天下之習爲舉子業者多不能詩其能爲詩者亦不復畱意舉子業嗚呼此詩之所以能窮人也王君載揚不屑爲科舉之學一意肆力於詩而性又疎放不深自策厲以趨仕進之途家本貧衣食不足以贍而顧嘗好載籍筆墨彝器雕刻玩弄之具星羅於几席以自爲娛樂其於書必求其刻之最工者而錦函以盛之至於減衣縮食冬寒衣做袍人多笑之而不悔昔米芾作唐人冠服違時異俗人謂之顛載揚亦似顛倪瓚構雲林之堂置古鼎尊罍玉器書畫其中人謂之迂載揚亦似迂而載揚之窮則又昔之顛與迂所不及者宜其詩

之每進而益上也載揚之於詩無所不窺而其雕鏤刻畫之巧未嘗不與其玩弄之具同如珠如玉如時花如蜀錦之新濯如藻火粉米之煌煌蓋其工如此然則載揚其將益窮窮且無有已時載揚酒酣嘗歎曰吾其長貧賤乎余觀載揚今之公卿大夫無此人農工商賈亦無此人載揚不窮誰當窮者嗟乎載揚其遂當窮以至於死哉載揚所著詩曰鷺脰湖莊集桐城劉大櫨與同寓居少宰吳公之家知之最深於是爲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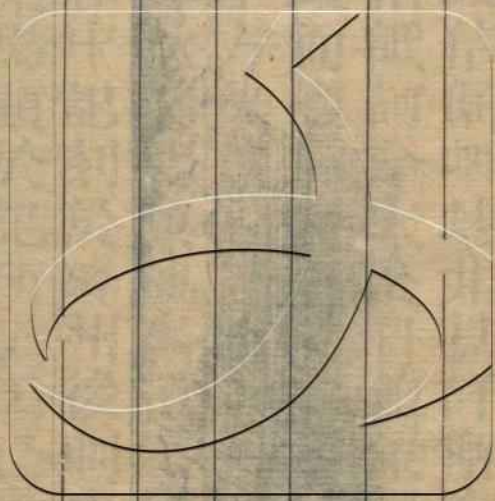
張宏勛詩集序

劉大櫨

天下之達道五而其一日朋友之交朋友者所以析疑勸善相切磋以進於道故爲仁者必取友一理之未明讀書十年之久而不能貫豁之於友一朝而豁如無友則雖終至於悟

而日月亦已淹矣凡人之爲善獨爲之則怠共爲之則精力以相感而生將爲不善然懼吾友之知亦或逡巡而中變嗚呼友道之衰也久矣逐逐焉惟勢是趨惟利是騫勢既去利既盡則疎又或相見則相訣背則從而毀之此不可以爲友也余謂人不可無友而友不可以常聚平居則各鍵其門各專其務如農之有畔勿使越思逾時而一晤晤則出所疑以相質問吾友所得於未相見之日幾何時其未知而今乃進於知者幾何物其已能而習之以無至於忘者幾何事有善則相勉有不善則相規友之道如是而已余客遊京師寓居京城之外而震澤張君宏勛寓居城內相去六七里每旬日或半月之間則張君必一出相見相見則必有書一幅畫一卷詩數篇袖而出之以共賞宜其業之日益精久之其詩日

益工則亦日益富裒然成集而問序於余余偉張君之每出必以文會余而愧余之獨無以就正於張君也於交友之道不能無所感遂書之以爲張君詩集序



不謂無遺想後書之以益其持論果...  
以以文會余而對余之問無以對其...  
益工限亦日...  
宗師之文特奇澁不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奇者曰  
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稱道之今觀所  
為絳守園池記信偏蚪螺非甚詳解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  
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日飽梁穀而却鳳丸不可為善  
味終日聽鐘鼓而廢彫沂不可為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  
鐸之響則公子方染指於鼎中荀氏且旁皇於衢路矣宗師  
所著魁紀公春秋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絲州越  
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於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其園池者  
雖屢廢亦屢集焉顧於記所云云已盡失其舊求故所刻石  
觀之已鏟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為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  
輩或飾臺榭娛觀眺要無有聞者獨以是記而絳之園池至

跋絳守居園池記

胡天游

宗師之文特奇澁不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奇者曰  
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稱道之今觀所  
為絳守園池記信偏蚪螺非甚詳解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  
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日飽梁穀而却鳳丸不可為善  
味終日聽鐘鼓而廢彫沂不可為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  
鐸之響則公子方染指於鼎中荀氏且旁皇於衢路矣宗師  
所著魁紀公春秋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絲州越  
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於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其園池者  
雖屢廢亦屢集焉顧於記所云云已盡失其舊求故所刻石  
觀之已鏟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為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  
輩或飾臺榭娛觀眺要無有聞者獨以是記而絳之園池至

今且屬於宗師予既珍愛其文方且惜其見於人者少又懼其辭之古而不悅於世或遂併棄之以與刻於石者之同其泯沒爲可歎也重錄而藏之以待夫士之好奇如段成式黃晞者云

陳永嘉書晉元帝紀後  
朱直

陳永嘉書晉元帝紀後

朱直

陳永嘉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耳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若漢高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無尺寸爲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高帝得以肆意而爲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亦有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焉惟恐用之而並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光武

之勢而光武亦以高祖之道用之也由此觀之永嘉之論不誠卓見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書李斯傳後

盧生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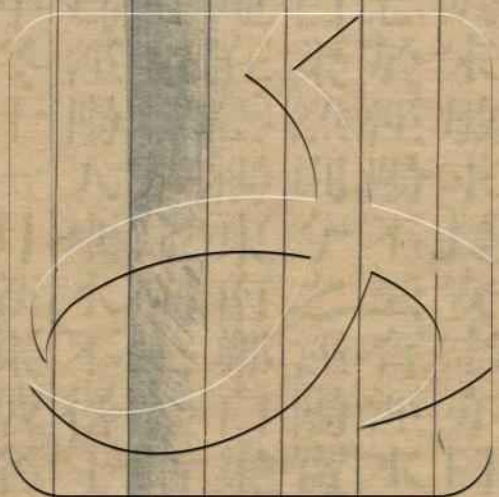
李斯非欲立二世也劫於高也嘗設身處地以為之計高既發邪謀斯無從容緩圖之理假詔一發即不可為矣若斯不從高高不待旋踵即可出口假命以殺斯高之威始皇之威也羣臣不知始皇死畏始皇必不敢為斯而疑高也明矣斯不從高將重得罪一轉側恐其聞於羣臣謀將泄是必不旋踵而殺斯也故不從則死矣不死則從矣夫斯死於此時雖賢於後之具五刑而斬咸陽市亦無益國家之計然則斯為丞相當此之變非蹈匹夫之小節即陷於大惡而更無道以處之乎曰非也高之謀易書起於秘不發喪秘喪之議先定於斯夫天下怨始皇深矣自沙邱至咸陽三千餘里行及三月歷齊趙韓魏之故墟其餘孽猶存使其道發喪即不待鮑

尸之至而天下已亂矣秘不發喪是也然而憂天下之變者又當憂肘腋之變變生於肘腋其勢捷而禍更烈於天下也外甯必有內憂往往彌縫及千里而忽生於所不及圖夫是以謂之變也一舉一措有小利者必有小害况社稷之計而可不慮之審乎當日者斯先發書而後定計則高邪謀不作矣書雖在高所丞相趨之發邪謀未作不敢留也璽書既發謀不生也是之謂消患於未形夫高在始皇時未有大惡斯安得逆知其後之如是毒也而慮之深曰是非獨斯也高亦不自知其至於此也勢不已也若其始之爲則不過欲富貴耳勢位既所貪而又適得其閒彼高亦何愛於胡亥然而功莫大於置君予莫感於非分有寵利居功之念者必不失難遇之時是以卑賤之詬人同此心也得時無怠因其瑕隙而

遂忍之夫其舍我亦必有能之者矣且夫秦之高漢之節甫唐之士良季述與明之忠賢其人非皆有操莽之才也居中近君幸遭逢昏亂口銜天子之誅賞而羣邪爲之煽於是而肆惡於天下毒流朝廟故苟非呂彊張承業其人者卽微高顯此曹皆類能爲之何則其黨類陰邪不知名義而操柄易竊也漢高興主也排闥而入以舞陰之麤而猶有懼心焉况乎怨毒憤盈之朝喪君於道路儲嗣未定有久習法令之闈豎以伺其旁而乃授之隙而示之以利器此無異遺金於道路而欲盜之不竊必不然矣故君子謂高之惡斯實爲之蓋不於其卒也慮一不審身死族滅而猶不足以贖其辜豈不哀哉至高邪謀既作斯卽不從不能止也必也手刃之而後已高不死禍卽中於斯高既死而胡亥無能爲矣矯詔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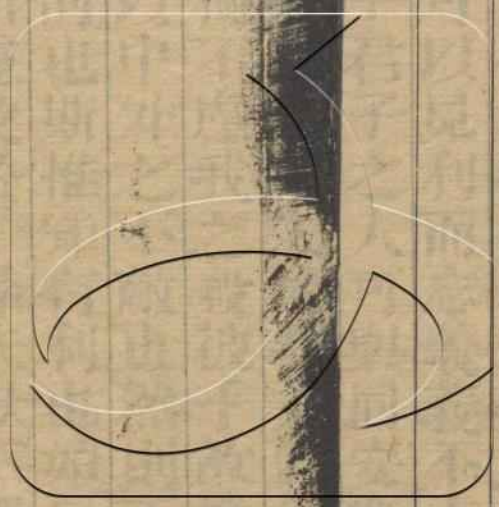
謀亦息矣然而前之爲斯不知之後之必殺高斯卽能之而不欲矣何也大欲之戀深而五執與蒙恬之言刺骨也是故爲人臣者不可以見利而忘義義不言利而利莫大焉義則所從者必君子君子之人可與同安樂驚利者必傾邪之小人與之同功則終必集矢於我夫旣相濟矣相濟卽可相傾彼不欲殺我獨不慮我之殺彼乎故機爭於先後之頃而斯之與高又加以中外之不敵也然則不殺高惑也前之慮不審亦自蔽也何也斯惟知有利也始皇大故計及於身中夜徬徨稅駕無所慮及於子孫夫豈不懼蒙恬之將代已而奪之位又奚俟高也言之是故爲人臣者不可有貳心故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斯之中亂矣一心以謀國又一心以謀家知意中之蒙恬耳豈知有意外之趙高哉故曰一心可以成

萬事而二心不可以圖一事斯之謂矣要之天之亡秦理勢當之於斯乎何誅君子不可以不慮變故因閱斯傳而爲之推論如此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序跋類九 王太岳



涇渠志序

王太岳

涇陽縣志纂輯鄭白渠事詳矣然往往有所不審其云隋有茂農渠者徒見渠在涇陽遂以當古之鄭白渠耳然而書傳不著獨嘗見於宋敏求長安志亦曰疑焉而已非定論也余覽隋書地理志於涇陽不云有涇水而雲陽有之唐書亦云雲陽有古鄭白渠然則今之涇陽實兼古涇陽雲陽之地而隋唐間涇陽地在雲陽東南鄭白渠首起中山乃在雲陽北茂農之非涇渠明矣唐之劉公渠者蓋寶厓間高陵令彭城劉師仁所作爲涇陽人壅水不得下師仁乃以新意更水道入於我里其年冬十一月新渠成名曰劉公渠十二月新堰成名曰彭城堰見於唐書地理志及劉禹錫記甚詳然則此渠固是高陵別穿之支水非谷口白公舊瀆不知作志者何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序跋類九

渠

以入之涇陽也又所引水經注乃沮水之逕鄭渠渭水之逕  
白渠者酈道元自注二水不爲兩渠陝西通志既誤收之而  
涇陽縣志復誤襲之皆未之考也其他舛謬尙多或史傳文  
字脫誤因仍而不覺者又甚多也而況其間記事而不求其  
體撰言而寡所裁故常散而無紀淆雜而不次使觀者迷於  
檢尋懵然意勸則亦何以昭後行遠資一時之文獻者哉嗟  
乎水利爲農田之大務勤心民事者將於是乎致詳而滅裂  
若此此其可爲慨焉憤發者矣太岳備官於此旣以暇日循  
行渠上周求秦漢以來遺蹟與夫昭代制置之良利被之遠  
退而蒐古載籍按之縣志所列參校同異辨驗是非蓋積累  
月之勤然後恍然粗若得其彷彿於是盡刊傳會之辭獨取  
本事考其時代後先准綱目體次而編之命曰涇渠志若其

闕文疑義求之他書而尙有可考與夫一朝令格一時逸事  
凡其有意於涇渠而爲利害所繫亦皆詳說而類舉以附諸  
本條之下雖其旁見錯出見若指非專屬如水經注所及渠  
逕亦並依縣志所書且又考其本文而詳錄之使夫千載之  
下雖不得覽古人之全書而猶幸其蹊術流傳可以一二見  
亦聊以備考覽而已嗚呼傳志之文類皆古今人博識雅裁  
之所抒發而太岳以眇末小生牴牾其間斯已妄矣然而於  
其所不知者標而出之以俟大雅宏達是正記所謂畜疑待  
問君子或不廢也且又將附之縣志後以代吏牘而備遺亡  
俾徒史掌故欲求斯渠之本末者可以啟卷而得亦庶幾司  
存之義焉耳他如項忠金漢鼎王際有袁化中張縉彥諸人  
所爲記及議狀其詞頗不雅馴而廢修之故善否之實亦有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可考雖然縣志詳之矣茲不編錄焉

涇渠志後序

王太岳

溝洫廢而後水利急水利之爲言非古也然近世阡陌徧天下而亦不聞有曠壤則豈非古今異勢井田之法固有不可行於今者歟余觀秦漢以來言水利者鄭白渠最著少時讀司馬遷班固所記意甚偉之既而見涇陽志則二渠者壞廢既久後有繼作勞費尤鉅至乃農民呼號陳訴願棄利以弛役而不得者何也比年吏關中嘗一再至中山下行求鄭白之故蹟而觀宋元明所穿鑿則夫成毀之繇工拙之效誠不待考而知縣志所言皆有驗不妄余然後嘆古今相傳耀於其名而不察其實徒見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何多也遷固所記自鄭國白公鄭當時外尙有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

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又有莊熊羆請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合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由是觀之渠之難成亦可知矣兩史具書其調發之衆興作之久言事者之無效蓋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妄言興利何其婉而彰也後之讀史者不能曉知古人著書之微旨獨好偏舉一時之利以相夸慕於是鄭白渠遂爲喜事者之口實而豈知天下之利難成易毀尙有出於史傳之外者哉余所以周覽涇渠而重歎息於名實利害之際也蘇軾上神宗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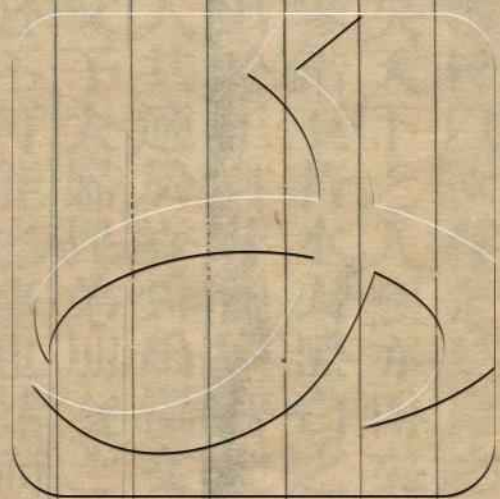
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爲空嗚呼軾之此言豈唯宋哉蓋古今興作之通患而凡爲治者所宜熟察也曩者畿輔旱部使者下令勸下民穿井灌田郡縣官吏分出督視往往趾錯吾鄉胡氏獨爲大井輒發者以十數井值三萬錢旣成而灌利良沃而他井皆穿土善崩竟廢無用後更督治之而民以假貸穿井前困久矣及是相率乞免乃止夫井利人人知也一鄉之人非其智盡出胡氏下也然而爲之不成者力誠誦也是故爲政者舉動不可不慎也自中古以降生民風氣日開其於衣食切身之謀固非若上古菀晦鈍樸必待上之人緘悉教詔之也彼其智巧溢而貪競滋苟利所在雖立法禁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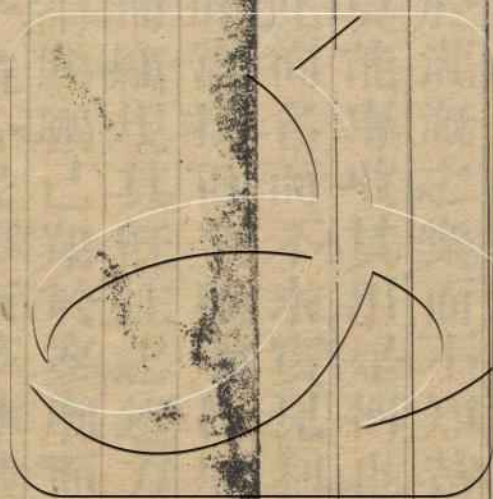
猶且不能若其熟視而莫肯趨者則必土之所不宜俗之所不習與其力之所不贍焉耳而上之人且嗷嗷焉朝下一令曰力爾蓄畚暮下一令曰盛爾蠶織彼民者未見有絲髮加益於吾事也而徒見符檄之驚但招呼之促數酒漿贈賄日有百需而百姓固已怨矣若此者非徒不適於衆情也且又不度己力之所任蓋漢之時嘗傳循吏矣農桑教化使其民親之如父母豈有他繆巧哉愷悌出於性成而經營之才足以副之也然亦幸其時去古不遠法令省約訟獄稀少吏得從容一意以自親於民而周知其便利隱曲之事又自丞尉以下若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皆以儒生學士爲之行可以備察舉而才可至於公卿大夫以之分務宣化而無壅闕撓抑之患是故上之誠意足以及民而民之

奉令無不曉然明白以悅從其上夫是以教易行而事辦治也後世不然官政紛於簿領吏能疲於聽訟州縣之吏既不能日與百姓相見凡所舉事一以文具相承接而所任使乃不出乎貼承隸阜與鄉里保甲之長類皆閭里小人悍黠嗜利隼詬無恥日同官府點僉與其輩曹舉手相慶符紙一下驚擾四起如是而欲與之共民生之大計則亦何澤之能究何功之能集哉是故爲政者之舉動不可不慎也吾聞古之言治者務爲清靜甯一以與民無擾故曰去其害人者而已以爲無害斯所以利之也然又曰去其太甚則雖祛害猶莫敢輕遽爾也至於興利則曰利不百不變也非惡利也誠以利在而害將隨之也抑又以爲生民日用之事而持以官府之法則又鮮有不害者故慎之也後之人惟不知清靜無擾

之治則於利害之數不審故其謀之而不必臧爲之而不必成條教期會民乃厭苦此不善圖肥民者也里之富人生兒憐其孱也則以醫藥疏利其胃腸而厚進以啖飲啖飲進而兒之元氣病矣此不善圖肥兒者也後世之好言利民者何以異是且夫利民之事誠無若鄭白天也司馬班氏之書與千載之口相傳者至著也然而故蹟之日非與繼作者之勞費世未有知之者也崩墮接跡於前而鑽鑿尋續於後大役煩興以困黔首既盡其力又耗其財何其忍而不德也至於渠堰必不可固涇水必不可引而三原有妄男子者方且詣闕上書亟以鑿洮兒耆是請嚮使其說果行則亦不數年而又且議改矣不務適水之宜而亟移其地以事穿引北山之石庸可盡乎小人游談無根而不顧其後其可謂無忌憚者

矣今夫龍洞非瓠口故區乎其視鄭國白渠爲之難易利之暫久豈不較然易見乎然必待之今日而後農民得釋其勞費之苦而安於灌溉之樂而不知昔之人實嘗親出此泉於手足之下而莫能專收其用是何也狃於秦漢引涇之舊而不思變計也此徇名而不求實見利而不計害者之過也不龜手之藥有時鬻技百金販脂胃脯富或傾縣邑見者不得謂一時之倖而竊規其既往之迹方謂盡天下求利之工無以易是是所謂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相視於藪澤可不謂大哀乎嗟乎盡心民事而孳孳興利去害之是急此宜非賢豪者不能然而不知清靜無擾之理以不審於利害之數弊常與俗吏等而況挾其喜功好名之心輕以民力爲嘗試矯伐一時莫就之功而貽他日無已之累若明之項襄毅此其可以爲戒者也嗚呼余於涇渠利害論之詳矣後之君子可以考焉





李立侯先生四子書講義序

鄭虎文

乾隆乙酉歲余請急將歸李郁齋少司空出一編示余曰此  
吾先人視學兩浙時與諸生辨析四子書義或錄或遺綿祀  
累帙久懼散落梓以永存子其序之余敬受卒業伏而思之  
以爲天下大矣天下之人類亦博矣其性情之穎鈍強弱乖  
和險夷齟齬參錯至若水火黑白之不相入而欲使之同跡  
合軌粹然一出於正自非國家齊之以教不可也顧教之爲  
術不過欲人人共適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  
共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而已非有蹈水火冒  
鋒刃強人以必不可能之事也然而父訓其子師勉其弟猶  
或有不率者况可必之形格勢阻君民上下閒哉吾用是知  
科舉以經義取士之法爲不可易也何則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子之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莫備於五經四子書顧五經四子書之文既非若詩賦詞曲之旖旎綺麗足以悅懌人之心志又非若百家雜說之縱橫怪偉足以震耀人之耳目辟諸古樂聽者思卧其孰從而傳習之惟是設爲科舉衡以經義利祿所在人爭趨之於是人手一編家置一冊耳濡目染貫習成性非真欲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也而猶知有所謂道者存焉非真能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也而猶知有所謂義者存焉故雖狂恣暴悖之人力足以撒藩潰防終有所畏忌顧惜不敢畔而去之則恃此漸摩之術陰驅而潛率之也乃世之好爲高論者往往謂科舉中無士經義中無文嗚呼其亦弗思耳矣且使科舉中果無士經義中果無文而已足範愚不肖於謹

身無過之地則爲利亦博矣而况司教士之責者誠能篤於學勤於誨明聖賢之道以導之安見文不皆明道之文士不皆實學之士耶不此之務而苟且以求之下亦苟且以應之上下相苟以訖於敝而咎科舉經義之不足用夫科舉經義之設豈端使然哉曩者世廟之末年吾師安溪先生以視學至浙今上登極之初以典鄉試事再至余兩受知於先生親見先生與諸生口講指畫日昃忘倦諸生親之亦如其父兄師長質疑往復必各得其意而後退凡所闡發類是編所載者皆足以補箋疏傳注之闕於是士品文風駸駸日上迄今三十年而士之誦法聖賢者猶涵泳乎先生之緒論卽如余也兩使楚粵經歷五載兢兢然一以先生爲法雖甚才智懦下猶得黽勉既事遠於謗尤然則銜天子命居師儒



之職者誠得是編讀之師先生之意而不為苟且之求則所謂篤於學勤於誨明聖賢之道以導之者庶亦近似而幾矣夫何患經義之不足以為文科舉之不足以得士與

尊聞錄序

書十二卷  
晉安人

蔡新

尊聞錄者東安曾君正萬之所纂緝也會君自少讀書慨然有求道之志乃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迨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采史傳手自抄錄又病史記世家列傳率多疏謬蘇氏古史亦無當高深於是約語孟之旨參之家語經傳所載衷以己意正其紕繆補其闕略釐其序次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使道教之昭垂粹然一出於正稿既成屬新序之新讀之而慨然曰此非一人之書天下萬世之書也夫道原於天具於性而非賴聖人之教則不明故有孔子之教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彰有周程張朱之學而顏曾思孟之傳益著漢隋唐窮經立言之儒衍鄒魯之端

緒也元明以下討論講習之儒承洛閩之餘統也上下數千  
餘年非有師儒之傳受後世曷賴焉顧嘗思之古之學者聞  
道難而造道爲易今之學者聞道若甚易而求其幾於道者  
百不得一此其故何也古之學者掇拾於煨燼蠹蝕之餘六  
經之旨未能大明百家雜出莫知統一是必有精苦之思沈  
毅之力不可奪之志不可淆之識遠觀天地萬物之所以著  
近求身心性命之所以通窮年矻矻若將終身故曰難也及  
其一旦豁然有會則如貧兒之獲重寶盲於目者之忽睹青  
天而見日月也相與安而樂之不忍舍去故造道爲易然猶  
隨其心力之所至而純駁偏全淺深高下不能一致豈若今  
之學者生濂洛關閩之後聖學大明凡孔孟之微言奧義諸  
儒箋注之是非離合歷歷若辨淄澠而析毫末佔畢小生不

待終年之功襲其餘論侈口而談自以爲與聞至道據其說  
之是雖聖賢復生莫之能易而究其隱微深錮之病有相背  
而馳日陷於禽獸而不知省者嗚呼以昔之大儒經生竭畢  
生心力以求之而尙不能脗合者僕以供耳食之見道聽塗  
說終其身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尙得謂之聞道乎此會君尊  
聞之所由錄也曾君尋宗聖之真傳述先子之明訓輯爲此  
書坐卧寢食十有餘年旣用自淑又思以廣之同志功亦勤  
矣後之學者誠有志於斯道必母事於習俗母惑於歧趨去  
其詞章功利之見遏其好高欲速之心然後日取所聞於古  
如孔門博約求仁之方孟氏知言集義之要周程主靜主一  
之旨朱子立志居敬窮理踐行之實一一體之於身凜凜乎  
若師保之糾繩於几席丹鉛之下也若神明之鑒觀於暗室

屋漏之中也若國家之科條律令森然昭布於君親民物之地也俛焉日有孜孜敬義夾持明誠並進不至於復性而達天不止必如是而後爲能尊必能尊而後爲不負所聞新幼讀聖賢之書尋繹儒生緒論頗知自奮識所依歸而省克功疎頻復致厲日月侵尋者已及之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寒暑相仍古今同慨此所以欲序曾君茲錄而赧然汗下也雖然程子有云不學則老而衰策燈燭之末光希桑榆之暮景亦安在其可以自恕耶願與有志者共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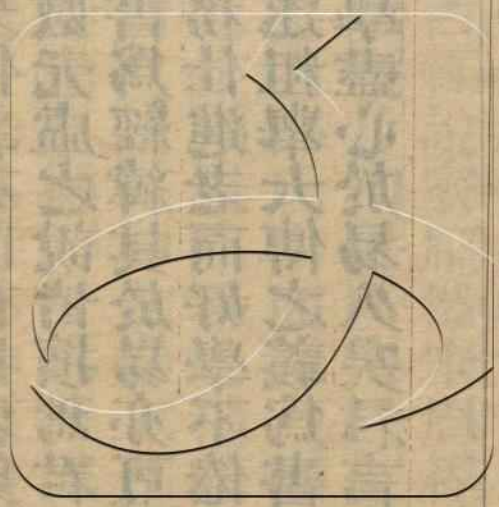
周易輯說存正序

黃永年

孔子序詩書禮樂無爲傳者獨易之爲傳十篇孔氏之於易詳說之如此也學者之於治易亦盡心孔氏之傳焉耳已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邃古以來生民之故多矣聖人莫不憂之而憂患何獨歸之文王周公聖人爲耒耜舟楫宮室垂衣裳取諸卦而已而易何以興於周蓋文王孔子之憂患可知矣孔子當東周之世六十四卦屯坎否剝睽蹇旅困之情狀無弗歷三百八十四爻隲雜貳隱衰世之意無弗遇蓋聖人之於憂患備矣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運數之流天地不能與聖人同憂而聖人不能不與民同患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也深故

備其道於易也詳漢費氏治易無章句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今乾卦之傳附經始費氏鄭王繼之古易大亂後之學者不見古經說家龐然宋周程朱諸子興而四聖之大義始明古經始復乃知世所傳先天之學九師以來千有數百餘歲無知之者邵氏出而後乃顯於世其源出於陳氏或疑非包犧氏之作顧其爲易之精蘊不可得而誣也彼二子者居安樂玩皆取諸乾初九蠱上九後世望之若鸞鳳之在千仞生民之憂患莫得而干焉彼誠明於憂患與故耶是其先天之旨蓋遠矣乎其時又如篋叟醬翁之徒語易爲二程子所未逮顧姓名不可得而傳其人亦莫得繼見後世精易每遇之隱君子其冥鴻之心退藏於遯世無悶不成乎名之中固宜其得之有獨異耶後之學者沈錮於利害得喪無精

微潔淨之心傳襲前儒之說以爲易如是云也其於易果有聞否耶武進楊君符蒼示予所撰周易輯說存正請序其書一遵朱子古經定本輯貫諸家依經訓義吐內衆流委滙一川大校主程朱傳義亦間有折衷象占正變畫然分明漢魏以來陰陽術數元虛之說皆擯焉君又嘗撰周易圖說爲書甚詳備與是書爲經緯其於易亦可謂彬彬矣乎予嘉君久舉於鄉而不務仕進老而好學不倦也士之異於俗者必有聞於道者也遂粗舉大傳之義爲書之如此君之同邑有是君者窮居講學盡心於易久矣君言方屬訂是書其以吾言質之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盧文弨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甯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於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為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予屬為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公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為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為秀才時即專以決策發科為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為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序跋類九  
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議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通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卽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

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水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於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予故以公爲過於邱氏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諭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羣書拾補小引

盧文弨

文弨於世閒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茲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已有益耳若子所爲書并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爲玩物喪志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拂也意亦怍怍有動於中輟之遂覺闕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冊付之剗刷氏矣年家氏

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於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又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意莫若先舉缺文斷簡譌繆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卽一書之訛而欲悉爲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閒者則雖無益於已甯不少有益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已

春秋尊王發微跋

盧文弨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

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殆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句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句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為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况於不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為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

鍾山札記自序

盧文弨

吾生無益於人尚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笑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啟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鹿得美草尚呼其羣而况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為四卷不辭竊取之謂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為煙飛灰盡也饑寒不恤而剗劘自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至視為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既成適卧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尚未即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